從野堂存稿

繆太史從野堂稿卷之第三

序

記

徙野堂存稿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人劉興秀方(前)貞訂
男虛白
孫畯輯

序

湖廣鄉試錄序　天啓辛酉

臣惟士舉於楚猶丹銀齒革自荊州入也其貢之則有司之事其既貢之則守府之藏也士自今以往臣何知焉臣知臣之所以舉士者而已夫士之文章各以其方爲風氣楚文橫厲而雄

快其風氣耳　臣來衡楚惟雅是求而雅和之士

臣遂得以神遇之然後知楚風之正而嚮之所

擬以爲橫厲而雄快者未盡出于其本風也今

夫楚在南居離明之位而江漢朝宗於海呼吸

之氣實與天地相通故有王者興楚必先應當

文王之盛關雎之化行而江漢之間野夫游女

皆有忠臣貞婦之思可弦可詠迨宣王中興其

功烈多在南紀而尹吉甫者尤能爲穆如肆好

之什以風有位王者之迹存焉故自周之盛以及其季楚有南有雅而不以風名由今觀之其所謂南雅者則亦楚之本風也而最後屈子之騷出其旨慘以激其思煩以悴其詞誕以荒蓊風之極變矣而君子稱之何也臣事君子事父無所於解天之性也而莊周乃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則有可逃而脫然逝矣嗟乎此漆園外義之教忠之薄也而屈子者直以

身砥之是故正諫之不得而以死諫死諫之不得而以魂魄諫觀其上下求索扣帝閽而延佇至於陟赫戲睨故鄉僕馬悲懷蜷局而不行非所謂怨誹也招之以粉白黛黑清馨凍飲窮身安樂而卒不可復彼以為寧死不失正而已矣可謂好色乎夫屈子之於君無所干解者也其猶有厚道也其所為騷則亦南雅之遺而楚之本風也然則楚風之有正變不繫於楚而以王

雅之廢興爲候斷可識矣　今上以文王之初載治陽作合關雎之化倏忽徧於海宇荆襄郢漢則　肅皇帝之豐芑在焉是宜嚮應之先而上方闢虞門廣厲厚招德意甚盛詩不云乎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是故諸士雝雝以雅和之聲應也諸士出而仕矣亦有感於君臣之際也乎古之君子不得於君放其身戮其名睠顧徘徊而不自已厚之至也今

之君子既得於君高其爵豐其祿叫號隳突去不反顧薄之至也厚薄之至皆端於人心而其後相沿以成俗夫關雎之應至於野夫游女化爲忠貞亦云革其俗而已矣彼屈子者猶冀俗之一改而不得之君者也諸士遭時遇 主千載一期黨亦有救世革俗之思乎哉 臣不佞遇諸士於尺幅之間喜其不失本風也加勸勉焉蓋曰觀於楚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耳遂書之以

報成事

古大夫集序

余讀元微之之序子美而太息於其言也彼夫上下千載而屈指寥寥以一人總而擅之何其盛歟而跡其生平負薪拾橡轉餓溝壑冀幸天子之哀憐而不可得至於覆雨翻雲千古輕薄之交態緩嘆長呻子美之負人歟人之負子美也自詩史之號流傳世之學者沈擬曲摸以托

於幽憂痒況之節夫安知性情之何在余乃得古大夫集而異之大夫高門殖學突起西南數千里外而顛頓公車惋憤時事舉目睫之低徊足跡之偃仰觸古悼今觸今悼古一寓之於詩今其集具在齋居百咏何異于北征咏懷補䙁貲殺詎殊于茅屋秋風近體種種悲愉盡變使人讀之恍見其鬚眉而徬徨追賞于嘯歌咏嘆之外此其人可知矣昔人謂子美詩夔州以後

轉神豈所謂巫山之隱潛白帝之嵯峨另開一
境以發人之奇而適然遇之一往沉鬱頓挫不
禁之思與崩濤束峽哀猿叫狖相答而成響也
耶悲夫子美嘗羈刦播逆之秋蓬飄無主郎瀼
西之閣東屯之堂亦惝怳寄焉耳大夫夔產也
石峭水清與秀韻適敵今天下東西南幸無事
大夫得雍容冠帶歸蜀出蜀既儼然臨長五湖
部署天目矣當世不爲負大夫大夫婆娑山郡

以其間上會稽探禹穴東南之天又另開一境以相助發山川藉之品題靈祇賴以昭告夫非作者之能事歟吾友吳之俊以明經判安吉不及官而以喪闇大夫曲爲經紀又憐其子秀才客之代舍嗟乎此事古人所難而子美當流離轉餓之日綴歎長呻猶冀一見之者也大夫自題其集曰梁父吟亦猶子美之志也夫

己未涉錄序

余自丙辰里居有丙辰涉錄今彙爲己未甚矣余之結於習也前行於丁巳之秋今行于庚申之冬甚矣余之後于時也余無仙家之玉尺稱量才人又無獨秘之金針引度來者不過以時趣說時趣代兒輩手眼而已嗟乎傳火無盡逝川不歇壬戌之逼已未猶已未之逼丙辰時亦未可據也若欲唐捐往客送媚新人借筆墨之平章作聲援之傳遞亦閒事勞神也哉

閱楚一錄序

論士若舉不知何人之牘而瞥然遇之此所謂天也比折卷而姓名見撤棘而其人見鑒貌察言問年質里門地之高寒時名之喧寂種種差別于是房選出而出入廳縮意不無一轉則天而之人矣夫人與人之相知也其孰與天余既出楚闈引見諸士追溯其闈卷歸而刻之吳門亦姑以志其瞥然之遇而已是爲閱楚一錄

呂輔季稿序

夫南土淸嘉文多婉麗北邊蒼莽辭尚沉雄此天地自然之性也若夫靈心慧手塤箎巧裁五氣合以成質八音調而協響其孰能域之余以吳人擬吳音者也即異方之音至其壯弱飛沉延促寬儉之數差得聽弦而按節辨其一二一日同門友呂輔季挾一冊示余曰是何音余開卷曰殆南音也澤而冶腴而多風非江左而能

若是輔季令余再覆之余曰異哉直而不率勁而不險質而不俚其燕趙吳越之間乎輔季撫掌曰得之矣此不肖夢熊趙人之手而少從兄于吳會者也然去之已廿年所矣覺童子之薰心猶在子何以知之余曰未盡也相子之文審子之音生長膏華故無寒纖瑣尾之態沐浴清芬故無齷齪鄙野之習早通時譽故無齟齬澁縮之氣酌理不竭研味不厭故無浮佻縱脫之

筆吾之從子也新未知得似否輔季忻然曰約畧有之不敢當也余曰未盡也相子之貌而磊砢有正骨省子之言動而整暇有神簡子且超南北者也不徒爲劑南北者也能無意乎哉聞子之師趙先生夢白者天下名教文章所自出也試以吾言質之

李仲開行卷序

鑑人者南人帶磊砢北人帶文弱各反其土風

者得貴浩鑑文亦然近來北士能文者多美秀而弱不勝衣吾榜如馮如范往往見之其文亦不爲昔日之蒼蒼莽莽而標令鮮妍宛然江左風流異哉當是靈氣日開呆㨗鈍朧都無着處耶始潞河李生以一編來贄吾讀未竟見其順比滑澤洮洮亹亹曰此江左風流也掩卷覆之應令人聰明必捷且速今果矣夫鵬翼大而目殷故其怒飛也必俟培風春燕秋鶻稍受風颺

去而已吾國卜李生之連得捷也李之先本江陰人吾江陰東京口而襟吳會長江奔流君山巃嵷蒼蒼莽莽不盡爲吳風之弱而饒有其致乃逗出一枝於燕山易水之外北而南南而北如李生者豈可測哉

楊育原稿序

毋謂文賦千言不如辭達一語達者如水流行初無定質故夫靜渚淪漪澄湖泓渟與夫怒浪

驚濤山崩石觸風旋雲亂水之態百變以獻其奇而無所不達非必平夷湧衍滔滔一瀉之謂達也然而滔滔者水性固然或激之或束之或颺之而後奇變出其于水性或少違矣東坡作灩澦堆賦謂蜀江險悍將盡銳于瞿塘之口若先厰𪗋其間而後使之滔滔入峽安行而不怒始悟夫爲文而有倒有轉有翻有縮有側有突皆故作勢以巧取達者也育原氏之文具在靜

渚乎澄湖乎山崩石觸風旋雲亂者乎種種有
之而吾不盡知知其能自爲達夫幽不必窮境
而境有餘姸不必盡態而態有餘作者不留筆
觀者不留睫吾讀育原氏之文而自悔其鑿也
且天下之言文也則利而已矣何以鑿爲雖然
育原之在吾師門最少且雋舉一達而何以厭
少雋心不曰出崑崙下岷峨衡巫峽循淮漢注
五湖灌三江而放大海斯奇變之無窮而水懐

之巨麗者哉青原可以莞爾矣

邑劉侯康谷文序

夫文之繁約清濁沉浮高下之數與政通者也政不與文通而心通焉讀其文而見其心見其心則知其政矣夫人之有至心者必有孤悁鬱積頻然不獲已之思故其取資也必約其比物也必芳其持已也必克而文耻粉澤政耻鋪張此未可與俗學俗吏言也余與邑侯彭澤劉公

同南闈舉登之倐然者也再罷公車一遇於高
唐之旅店酌酒高歌無落魄可憐之色知其軒
然者也壬戌成進士從房稿中讀其文知其闇
然油然復嶷然嶄然者也拜令得吾邑邑財癉
而民荒前長令數易吏緣為奸端莫可究公至
爬羅刱抉寢食不遑而尤身自澹約為僚吏先
是故人不能撼百年之痼敝一日醒起葢公之
於吏也可謂堅且苦矣再展公之文而知公之

學堅且苦也公自爲諸生即有志於學問公車之日久與四方聞人及其鄉之老宿參微舉勝畇有知見故發之于文超忽矯特持世經世種種名言與世之貪常嗜瑣者異趣嗟乎公不爲紛澤之文以便俗也豈爲鋪張之政以愚民哉故曰公之堅且苦也公之心也而世之艶稱公文者曰雋異厭服公政者曰神明不知雋異神明公之恥有其名而不居者也河東有言貞松

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氷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余於公信然

錢公永游吳草序

楚錢公永天下才也爲進士業嘶而辨輿而腴蕩而闢其軒翥凌翔之色一展卷而豁人心眼徐而按之浮沉抑揚悉中程度異乎世之叫號隳突張空拳以横挑時譽者已公永與會標舉

選勝登塲飛觴角韻凡竹林之游蓮花之社桃葉柳絲之巷留連日夕無所不賡唱而當其忽然凝神尋思本業從廣坐讙囂之中索紙疾書文不加點蔚然名篇自公永來游吳而所見如是公永眞天下才也彼其紉蘭珮蕙朝湘暮沅吞雲夢而吐若耶尚不足濡其三寸也而為吳之游吾吳中無它奇虎丘一拳石太湖一勺水巧立清縈以佐公永尖姸之一致而已公永天

下才居廬少間且挾策而渡江湖黃河涉汶泗及乎燕趙哦黃金之臺吊易水之渡縱觀天子之宮闕苑囿奏上林甘泉而後乘傳駕騑周行天下攬名山大川之勝成一家言可也

姚子雲雨新草序

姚子子雲行其卷曰雨新而以質於余余惟長安窄席新新相逼而獨不能爭元規之勝所見黃沙白埃刻刻相侵若五日不雨則翳朝暾籠

夕幌几硯琴書都無色韻而聽睭筆舌之用亦若蒙昧而不出吾葢乞靈于雨長安中偏不厭數矣予雲胸中飽蓬蘆大海之秀且面壁香山碧雲閒嵐光松色鳴泉幽谷一翻雨過無所不佳若夫車塵鞭影近遠爲慘閒鮮浣宿眼障一空無非雨境無非新境矣文章之道故不積者新不出人知駕虛翻局之爲新不知有屯雲宿霧而後有流潤澍甘積也木末掩而見華石根

沒而表翠雖其乞靈於雨者多而如其枯幹一株顛骨一具亦安所受之讀子雲卷滃然沛然必有故也乃以新也氣動機撥吾知其雲行而雨施也不崇朝矣日月光華之際尚自洗濯乎哉

問世編序

邑之後出者曰梅子程子張子甚才而銳于里社之外自爲一曹一日以其行卷來質予視之

有異焉其文不立格界純取機鋒而皆妙于用短所謂寸鐵殺人徵羽沒石者也又譬之畫山水者意在筆先韻行墨外不盈尺幅而峯巒洞壑種種畢具吾特未見其宏廓高壁鉅册長緒設丹青布粉墨肖賢聖之形容傳高深之變態更作如何觀耳度其才足辦無難也且夫君山黄浦覇氣不歇才士朋興來者可畏誰得以一泥丸東封函谷關是三子者皆中原之器非僅

一邑之才也書以勸之

梅花社草序

吾郡彥會之盛無如晉陵而士亦連翩起春秋之榜巍過其數亡其膏馥相滋染耶抑名心相炙取也吾江聆獨而寡和士之文如蠶之繇繭處焉耳近乃有三五爲曹築社司盟以招同好嚶鳴響恍蒸合風雲之氣意甚嘉之即梅花社其一也與兹社者尊宿雛少是不一儔其文疎

含艷發横直隱見各標其致而要之清韻遠矣夫探梅者探其霜中之姿月中之香水中之影皆所謂韻也諸君幽討韻事爲華林東閣之觀夫豈其有炙熱心而破臘先春憑借江籬一樹將連翩起也哉

姚節母文太君六十壽序

文太君者長洲姚孟長之母也先萬厯四十四年太君年五十八以守節事閽被旌門詔故稱

姚節母云及是年六十以十二月之庚申爲誕
辰而孟長迫計偕去南宫試期六十日而近孟
長脂車而不駕曰必舉母觴而先期召合其宗
黨親賓將以次第讌飲畢觴事而後啓行趙兄
文度其姻也以繆子辱孟長友過而問壽言繆
子曰吾何以壽姚母哉凡爲人壽言者皆樂頌
其懿美而致禱焉乃文氏之重於吴天下莫不
聞太君節苦名高而孟長爲之予功名可指取

其得人得天夫人知之吾何以壽姚母哉無已請推其母子相知之際而及孟長所以裴回公車捧觴百拜懽悴交縈而不能已已者以爲母壽、、乎吾聞太君之課孟長也嚴望孟長之致於功名也亟爭孟長詘於戰藝爲累日不怡夫人情望子幾幾於一第者有所享其贏也太君謝膏沐碎紈綺飲冰齧雪而處於孤燈敗帷之間者幾許年矣耳目既屏寂歷亦忘彼不知天

地間何者美好而何所㒒享爲夫亦知孟長非
猶夫人子也自童子游鄉較不恌不偷嶷嶷有
大人之志諸生十八年公車又七年矣不以私
請一造於有司稽古好忠孝之節摛辭尚禮義
之文於國家典章人物天下太計具有梗概孟
長能不爲能有爲者也其志節大類毋其苦入
甘出可以尚往而不窮惟孟長毋知之是故以
歲寒之松栢自老而以春華秋實之用屬孟長

孟長自襁褓之中與母共飽風露長而發聞於
剉薦引類於作礴實勞苦太君太君亦賓甘於
脩脯分爵於賓筵母子相姁俞者若而年今茲
一觴行去母而事人矣事人者不可以二婦道
也臣道也皆受命於天者也爲人婦改面而事
人有子雖貴母不得齒於子乃爲人臣貌事一
而心懷二者比比也然則母雖以子貴子不得
齒於母矣母不得齒於子即稱百歲母猶夭耳

子不得兩於母是母有子而無子也故不如無子郎稱百歲母猶天耳母自爲二則自天子爲二則天其母二之不可以事人也一之則天下有貞婦有貞臣而因以有壽母孟長之不爲二也母知之矣既去母而事人則此身爲人有而不復爲母有會今天下漸多事天人之際種種見端孟長讀書具梗概儻亦慷慨拚躍有風雨魚龍之思乎哉其裴回公車捧觴百拜憔悴支

榮而不能已已者意或在此而吾謂孟長所以壽壽母者亦不出於此夫孟長能極身不二郎此身不復爲母有而此極身不二之心還復爲母有雖在長安千里外而貞婦貞臣澹清齋肅之氣呼吸可通母神滋悅母命滋長此乃孟長所以壽壽母者也昔歐陽氏有母鞠文忠公於四歲之孤以長以教而卒以公聞母年七十有二不爲不壽而公之文章風節則與天壤無極

歐陽母之名亦與與無極然丞於與無極而後爲壽母是在孟長之能爲文忠公矣孟長有二子亦髫年有志意一日而並遊鄉較入目屬之日此歐陽氏之爲發爲棐者也此又孟長之所以壽壽母者也吾何以壽姚母哉以此

張母范太孺人八十壽序

去治城之南三十里爲青賜聚許旌陽遜自蜀來游受記諶母成道處也諶母得孝道明五鄃

衕金膏玉液之遺多産麗眉婦人從來久矣今太守張君我先奉其母范太孺人之居在焉其地沃腴宜秔秫穓秫可糗可釀養老之需不外市而家足循河十里朱櫻錯繡一望如火齊瓔珞所謂令人好顏色美志氣不必九華丹者也櫻園之下即爲瓜田重畛距阡子母相帶玄表丹裏之色𤓰首虎蹯之形則西王母偕上元夫人詣朱炎山陵採食之而甘者也是數者皆宜

壽且仙故太孺人久安之不樂就官中養太守備板輿輕軒屢迎致不得於是亟請養以從母子一室相呴俞者六年所矣其季子諸孫皆以文藝翔起而太守之仲子業舉於鄉毎歲時伏臘太守率子弟酌酒爲壽太孺人顧而樂之融融如也明年萬曆戊午之正月太孺人壽八十太守兄弟方大脩家慶二三里人圖所以張之乃以頌禱之辭請余余蓋讀潘安仁閑居賦而

有感於其母子之際也彼夫依京洛傍辟雍靈
果參差嘉蔬芳旨林沼之靚湙被服之都麗絲
竹之鏗鏘其奉甚奢其辭甚足以夸世而艷俗
顯若于覩之其母夫人弗樂也何也安仁之母
賢母也而安仁之為子劣子也史稱其拜塵趨
貴為二十四友之首乾没不已被母數誚而尚
弗省改既淹蹇不達猥云拙效以蔽其愚不已
偽乎故曰其母夫人弗樂也太守則不然自守

博士廷尉評尚書度支郎歷官皆常調與安仁
一一巧合所差勝者不為令簿耳太孺人素善
餘獨無羸老之疾足以牽懷乃太守留滯周南
當北者再而不願北也以便養故最後廣昌之
政成當遷若再而不待遷以不便養故然則太
守者以拙養母者也非以母養拙者也是故通
籍二十餘年無纖毫濡染以遺太孺人憂歸而
歛約自守勑勤子弟毋廣營毋干謁毋傲侮閭

左然必曰太孺人之教太孺人不自居必曰此先贈公之教噫太孺人賢母也推贈公之教教子孫太守服教無斁即太孺人飲食甘夢魂恬爲樂未央較潘母所收於子者歷歷耳目細娛孰踰勝哉况乎青陽爲化人之鄉共土風物産皆足以養老而引年如前所云尤不誣者吾又聞太孺人之爲婦孝婦也集靈通明呼吸諶母即不得仙上壽可必則太守所際於親得天多

奕太守余友也余將升堂而壽母焉藉里人之請樂致其頌禱如此若其冠帔之榮子孫之盛與其君子澄源先生之爲名賢則夫人能述可畧也已

封諫議鎭東沈太翁七十壽序

今上御極大推恩中外仕者皆得以其貴貴其所生而京朝膴仕自外入自畀冗遷皆得從今秩徙褒號有加于是封君之冠葢爲奕閭左其

年高者宿者金章白髮掩映於賔筵里社問子孫歲時上壽極舞綵之娛而及其懸弧之辰大合樂饗客守相之幣璧戚友之餼牽溢集其門此亦鄉里之榮覩而臣子之幸遘也然而盛德之父僾然懼而純孝之子有懼然思者懼夫受命於君與受算於天者無以仰承萬一思夫鍾鼎之養與菽水之懽先後於親志不知孰厭也夫無以仰承則何以自壽無以厭志則何以壽

親此亦爲人父子者之㡹而吉祥善事之缺陷

矣楚有沈太公鎮東先生者今吏科右給諫斗

仲之父也少攻書能文章連不得志於有司去

而修其世業其色養二人愉如也送往追遠合

異聯同睦其族䀿其姊肫如也處鄉黨寬如也

排人之難解人之紛汲汲如也若夫役田祭田

貽宗人百世之利者約束惟謹遂爲沈氏功令

矣太公之行修於身教於家勃發閫於斗仲登

制科宰壯縣徵拜鎖垣爲　天子耳目之司而
太公夷然弗有子也再遇　覃恩得晉封如令
官而夷然弗有官也章服軒車偶一御之曰不
如短褐徒步之適也居家矻矻課耕讀如初斗
仲念其勞苦甚以書迎之燕邸太公欣然來曰
吾將策蹇探西山爽氣乎勿以貴游溷我也斗
仲矢忠赤數感慨言天下事至於指斥佞相抨
擊權樞諤諤無所避　人主之俞不勝咈擾龍

編丹鉛甚具則唐荆川先生集選也當是時濟
南婁東之集盛行莫有舉晉江毘陵者尊毘陵
余弗信也兄因告之以晉江毘陵爲唐宋六家
之嫡冢而推本于六籍曰必從此入余心識之
是年余補諸生而兄躋蹬里選久之亦補諸生
其科舉業甚工于毛詩諸義尤嫺雅稱當家兄
又晰于時文之利病余凡有作必舉相質兄爲
指摘瑕疵無少假余必得兄首肯而後厭若其

漁獵群書汎瀾百氏目涉口誦手注筆筌兄自喜以爲書淫傳僻而余意在干祿不暇也晏東既歿乃稍有稱說晉江毘陵者而余後解諸生縛漸求古人文章意義之所存始知六家之學而服兄之卓識余幸晚遇備官史局兄遺書長安勉以極身報主之義且曰子幸居文學論思之地而不盡讀天下之書料理天下之事空自負負國家耳余愧服其言以余之不肖不自愼

亟甫拜官而月黨嫌再就列而中黨䟦今且蹈
不測之罪蒙當局之譏而兄不以我爲黠也余
愧感其意則余何以壽兄哉余聞之士壽有三
壽國壽家壽身而年壽不與焉壽國者安社稷
無疆者也壽家者纘箕裘勿替者也壽身者保
名行不虧者也然壽國必籍有位有位必需遇
合惟家與身爲可勉兄少更家難周旋吾外舅
復菴公于險阻卒能一手楮柱保全其室家以

待後人之興起至今而赤岸之里巍然閥閱矣念厥祖戒菴公之績學弗耀而表章其遺書則河汾獻公之思也世世譜成而人各有紀勸誡凛然則近世崆峒家傳之法也割田築室規爲一區聚宗人之無恒產者耕讀其中則范氏義田之意也凡此皆兄所以壽親壽祖先壽宗族者吾曰壽家也守諸生三十餘年落落寡過未嘗借尺牘挾行卷以贄于有司家世豐隆而無緜

食鮮衣之奉非其田不食非其有不取不失身于可賤不狥人以非禮性好異書自汗青油素以至金石之文斷烟斷楮在千里內外者無所不購致諸文匠心而出錯落今古合於天則識者以爲有盛世遺民之風焉晚好曲臺之學將删其注疏撮其指歸成一家之說則庶幾博文而約禮矣凡此皆兄所以壽名壽行壽心志者吾曰壽身也兄既以逢掖老田間所聞朝政得

失人才進退未甞不留心而籍記之遇耳目怪事則咄咄嘆天下無男子使若輩縱横盖兄强力敢决故伉𢢽若此兄豈遂忘人國事哉惜乎其不遇時正惟其不遇時而得斂其壽國之精神以專之身與家且夫壽家非堂搆之謂而壽身非長生久視之謂也河汾有言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為長生兄之仁義修矣孝弟立矣當從心之年而猶不忘踰矩之戒此所以為兄也

余故不以長生祝而以兄之所所已效者祝蓋曰身與家者士之所得長有而河汾之所謂仁義孝弟即夫子之所謂矩也兄其首肯乎爰次其語授諸子之爲兄甥者班中外子弟之後而觴焉是歲之王正立春九日也時兄子爾承方爲京朝官適遇 慶典當有推封爾承能讀父書亦不以一官重若翁也已

太學警宇蔡翁八十壽序

萬曆之甲戌閩漳有三蔡齊以進士顯名後龍巖漳浦先後出入御史臺時躓時起而龍溪僅以計部郎終然至今縉紳間尚知有計部不知計部之有仲爲警宇翁孝友質行君子也翁之壯也挾策游北雍文章意氣伯仲競爽比伯氏舉南宮則慨然自罷曰兄出弟處不亦可乎于是笥巾襴而斑系曰以代兄養投不律而牙籌曰以代兄秉囊家廪而佐月俸曰以助兄廉當

是時翁之家政與計部之宦業相表裏者十餘年使太公安于家計部安于邸翁有力焉及計部之宦業不究而翁乃盡究之於家復推其家學以究之於子孫子孫次第爲諸生隸太學上舍而翁盜斥其羨縱與闔之名士及四方之賢豪長者游駸駸翔起矣其小者亦皆蘭茁玉芽耿帶左右而翁碧瞳丹輔婆娑鼓腹而撫之几杖之間甚樂也是歲丁巳翁壽八十矣其冡孫

之隸南太學者曰周甫氏偶遇予于虎丘之僧寮贅其文文楚楚爲點定以去他日又問予于虞山則頓首以祝者之辭請而述翁大者如是余則謂周甫子之大父里居而雲臥年至而神强庶幾于古之黄髪耇老使惇史祝之無愧辭者而余何能爲役將速引所謂槃期休慮靜虛玄素之術以擬翁翁必不受不然而舉范少伯且富且僊龍蛇屈信之用以擬翁翁亦以爲謾

我無已請就翁取身有者而頌之可乎夫眞宰
之所嘿讐者盡也私嚮者餘也如子所稱翁殆
善用餘者也且夫翁盛年嘗操三寸管隨伯氏
後業已秀池塘之句甚壁水之聲矣于將之鍔
一不劾收而匣之可謂不盡其才有討然白圭
之策而不爲一切苛取推燥分甘與俗流通可
謂不盡其殖生長膏華耳目媮適而無鮮衣怒
馬之容與柔曼都麗之好可謂不盡其享夫不

盡者能用其餘者也氣有餘蓄精有餘固而神
有餘恬翁且長生久視于人間永永無算必矣
周甫勉旃整健翮而凌厲飾羽毛以高飛俟翁
之爲九十百歲者周甫擁傳衣錦而歸進綠玉
之杖奉紫霞之觴翁樂更何如也子歸矣姑以
吾言奏之翁其左手擘荔枝右手拈車蛤莞然
而盡三爵也哉

擬癸丑進士題名記

今上在宥四十有一年癸丑久道化成人文融朗　上俞禮官請廣制科額有加　廷試之士三百四十餘人　上臨軒問予大夫以當世之務先王之畧已　親覽策對　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于是有司循故事礱石學宮以待題名而　上命臣　某爲之記臣　乃拜稽手颺言曰嗚呼令甲取士之典何其耑而待士何其重也說

者謂　國初雜用前代明經孝廉賢良方正典
夫博學宏辭直言極諫等科是　二祖所以設
天網頓八紘而後稍隘也　臣愚以爲不然夫國
家之用人一視其天之靈秀所鍾耳今天之靈
秀不鍾於他途而鍾於制科之一途必矣何以
知之以人之精神不嚮於他途而嚮於制科之
一途也人之精神在是即天之靈秀在是國家
之所登用又誰能舍是是故臚傳之日臣僚稱

貨珍貴芳鄰以薦之令聞廣譽以旌之三事九列次第以升之他途莫敢望焉諸士之於今日諸士之時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周王之作人而徵於壽考豈非以其純德不已而享國最長太和至順薰蒸流映即天地山川之靈不禁其發洩於人材而文王特鼓之舞之以盡其用者乎然則 今上之特廣制科以櫎薪多士亦 上之時也臣聞之唯聖人識時唯賢者

能不違時聖人識時故不斬圭爵以旁招俊乂賢者不違時故不韜奇珍以委輸闕廷今日
上之登士士之遇 上固雲龍風虎與日升月恒中天交際之一期也當此之時士即剖肝瀝胥以報 上恩 上方開廣裕之路嘔喻受之不足爲難何則遇其時也雖然有一時之時有百年之時有千秋萬世之時夫見才詡競功能張皇議論挾有餘之力以騁於無涯之途此所

徒聞若絃誦闃然前使者閩南安李公至而問
之深用嗟悼乃行度地有所規恢而先立夫子
之宮以爲表廟三楹爽塏宏壯輔以兩廡具體
而整戟門屏之泮水瀠之泮之前若櫺星者曰
聖域左右若峙者曰東西賢關既儼然廟貌矣
不及竣而李公以報命還越二載洪公至亦爲
閩南安人志與李公合則又慨然奮曰庠序之
遺而前使者之緒可弗竟乎乃塗丹雘乃峻垣

墻乃聳棹楔又緣廟之西拓之爲堂三楹宏壯
殺廟之二爽塏如之若曰是群子弟之所鼓篋
而游倚席而講若也顏之曰明善堂堂後爲啓
聖祠傍飭丙舍以居士之肄業者總門承之曰
義學門自部署入廟學縣雲路坊使者諸生往
來周道也巷没於民不可以軌公决復其故伐
石新坊表之曰義路然後廟學之觀始備是役
也始于萬曆乙卯迄丁巳之十月而竣二公實

相終始云其先後市材甓傭工徒費若干緡皆
取節縮公羨君子以爲經及是洪公報命矣屬
其同門生繆昌期爲之記昌期曰闗門之有廟
學非制也廟輔於學學輔於社而義起之則制
之所不禁也且不觀吳門之爲闗乎是錦纜牙
檣之所集露晃霓旌之所貢大賈重裝之所出
游閒輕俠之所趨也夫以千家之市而置之九
逵之衝招以艷異眩以瑰琦開以可遷之路將

童蒙化爲便儇而斂秀轉爲趫黠處地然也自非齋舍以居之老宿以傳之講誦以收之歌舞以節之籩豆簠簋以習之則其樸不可恃樸不可恃而吳士之偷自闢門啓將使人謂使者日操鑰執籌爲天子佐錐刀之末而司徒三物漠然度外無乃非契教人倫唐虞命官意乎此闢門廟學所繇建也㫖期旣迷其事復推洪公之指告諸生俾知勸焉李公名佺臺洪公名啓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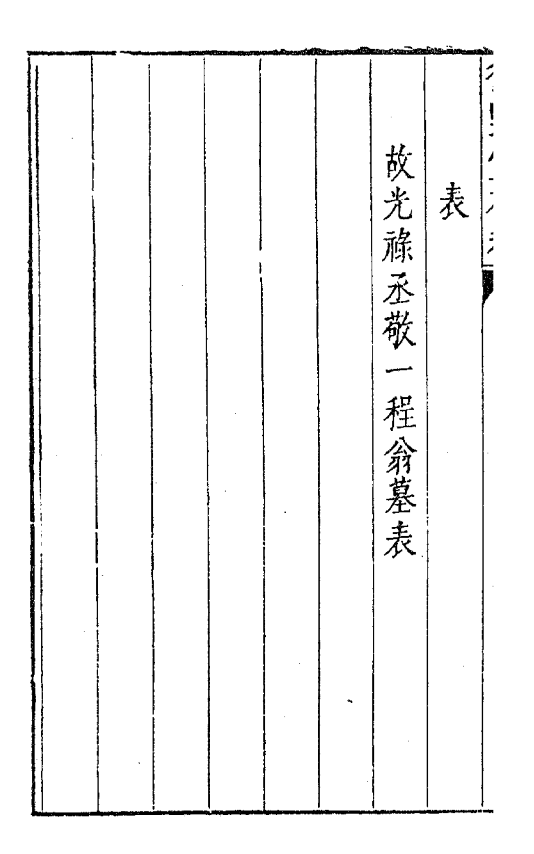
繆太史從野堂存稿卷之第四

墓誌銘

誌銘

墓表

墓表



表

故光祿丞敬一程翁墓表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人方岳貢 劉興秀 訂
男虛白 孫畯 輯

墓誌銘

明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用齋

劉公墓誌銘 代

隆萬之際任丘有二劉先生以兄弟起家制科顯名卿佐出入朝野欝然鉅公天下望其並大用且並盡其用者爲今少宰復齋公與其兄大

司空用齋公少宰方以純德不貳受知　人主為時嚮之所尤急而當其逡廵未應則太司空先以勛勳盡瘁卒於位矣　天子聞而震悼下所司議贈議廕議祭議葬若太常之謚以佚彙給蓋異數也至是少宰將以　天子之命治公喪而先期藉孫宮允承宗之狀來屬余銘余不能辭按狀公諱元霖字元澤號用齋先世世與州人其徙任丘自五世祖與始也五傳而為公父

桂峯公勃配章氏公母也桂峯公舉嘉靖庚戌
進士歷河南按察司僉事其封通議大夫吏部
左侍郎翰林院學士章封淑人以少宰貴其贈
工部尚書加封淑人爲太夫人以公貴讌太夫
人生三子伯氏少宰公元震公其仲也初太公
夢虎躍于庭寤而生公以爲祥弱冠舉順天已
卯試明年庚辰成進士授安陽令安陽故劇邑
宗藩武衛相錯俗悍而好訟公行問政于少宰

少宰念弟年少氣盛弟曰無滋他㥁去其太甚
者而已公唯唯受教一以清靜理之至其均徭
平賦弭盜賑荒興學較重教化至今奉爲絜令
焉遂以治最擢銓曹郎時銓政方苦跙蹻與宮
府齟齬不相下　上意有所猜防頗用不測諸曹
郎有空署逐者公不隨不激調劑其間無私德
亦無私怨故周歷四司不被纎讁遂擢常少提
督四夷館久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浙

江督其軍務公至則持大體推至誠激揚文武吏而盡其材其于防海備倭尤兢兢當是時朝鮮用兵而徵調之議起公投箸起曰倭患在北而窺伺在東南且將習兵兵習地更置于不經之地而數試以無常之人是兩虛也爰上調兵五事部檄以薊將來統浙兵者公疏極言其不可而一意脩浙西兵務以備非常于是條列六事又摘緊要四事上請其于選將練兵足餉大

者鑿鑿乎其言之也無何礦議起而鑿山之使出無何榷議起而市舶稅課之使踵至公累疏陳其不可大畧謂浙頻歲以來徵調繁興庫藏已盡室家已空浙兵不能一意防倭安能分兵防礦漁商之稅原抵額餉安得借以搉餉言極愷切俱寢不報若輩亦畏公神明漸受公約束不至大騷㑹浙西東水旱非時公因請改折南糧本色京絹絲綿等項并緩一切帶征于是民

困稍興歲不爲蘇浙歲苦織造其額費至巨萬
而解駁增造之費復無算公因請寛運請減數
請給袍料機料先後區畫秋毫不派民間而工
不告病荅公自念以塡撫之任當時事之艱上
籌國計下恤民生至心血爲枯其憂危之辭亦
屢形于章奏云在鎭八年以考績加右副都御
史巡撫如故公念親老先后請告十餘上不得
竟以太公憂歸里服闋　天子以大工正殷即

家拜公少司空公念太夫人春秋高陳情乞身

又不得以太夫人趨行乃入入即視尚書事時

庫藏告竭工作紛紜而外解題留之數日益公

一意節縮罷一切不急之務其不可罷則擇郎

吏心計者計之一二年間遂積至九十餘萬公

復念將作之弊中涓爲窟而奸徒與之表裏令

無事不黍中涓無役不隷中涓而欲去浮淫之

蠹清冐濫之源勢不可得毋事抗章爭之陳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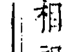
永壽自負得　上好借工作要金錢于例外公
執弗與內官監傳造南京器皿溢額公勸止無
溢額稅璫以燒造責辦浙江土青又責運鮮紅
等器公請一切停省璫又借北虜要賞名乞加
派二十萬照改段織造又請造　冊封冠頂用
珠翠料以千萬計公疏俱極言不可故事京商
買辦物料中涓督收墊費爲煩有領直僅供墊
費亦有不足墊費者既貸辦料又貸緩比公備

陳鋪墊之苦請一切禁除又念僦人多從貴人
關請得預支估直無關請者稽留至數歲公乃
權其閒劇以次支給遂無敢預請者凡公所抗
執與其刻剝多與中涓貴人相左誠戟戟難之
至于汰夫匠之奸冐嚴帑金之貸辦雖一銖一
環不肯輕假而公自以爲管鑰在手易爲操扃
者矣初採木役下川湖貴三省其大木以數十
百萬價以九百餘萬公念地方力竭酌量事宜

彙八議以請諸陵橋梁鳩工已閱五年費可十
六萬而監督司官且更七八人不就公以久任
責成請黃河告決歲糜水衡金錢迄無成勞公
以嚴失事預備備委任州縣分別功罪請所言
皆天下大計識者韙之先是公念太夫人屢疏
乞歸旣晉尚書得以　恩命及二人圖歸盍切
會　慈聖喪有事山陵病寒遂不起時萬曆之
四十二年甲寅三月之五日也年止五十九公

經濟遠猷不究于年悲夫配李氏贈淑人繼張
氏封淑人再繼徐氏子一亂星官生側室方氏
出聘右春坊右中允孫公承宗女女一亦方出
許李嗣勲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原余唯
末世士大夫伸眉抗腕好議論鮮功實有能精
白一心以纖勤周慎佐國家之急貽百世之利
而不見名如公者殆難言哉公在浙內存撫百
姓外治兵食譚笑調二瑺於股掌可謂文武材

矣乃將作之政去浮剔蠹力與中人抗而 上
每屈已以從之不可謂不遇公不死必有以平
衡之績表見者而今已矣銘曰 公之啓祥夢
虎跳踉占云其吉赤芾用光安陽之政如刀發
鉶入領藻鏡爲裴爲王 帝授節鉞綱紀越方
島夷蠢動調發倉皇乃飭艅艎乃治餱糧杼軸
瓶罍亦孔之傷民以膏雨吏以威霜 天子曰
都休汝彊場百工之事汝其朕相公用節縮遏

其濫觴竹頭木屑算及針芒智殫精竭星殞人
亡　天子曰吁奪我棟梁是唯勞臣可靳表章
設庵建旐赫赫揚揚豐碑大隧責此幽房國史
系辭千載芬芳

明勅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宋二公繼配
贈孺人楊氏祔葬墓誌銘

大行宋泰侯與昌期前後同出會稽錢先生門
相視莫逆握談道肺腑余得備稔其家世壬戌

季冬余役潁川泰侯役凉州車轄揍于東陽雩中治具遞賔主及河而馬首東西歷癸甲鱗次報竣泰侯以今　上推恩得移贈其父警䈴公如其官有　詔改行人七品階於是警䈴公再及贈而母周繼母楊並得贈孺人實異數云一日泰侯過余再拜跪而請曰敢以繼母之不朽累子也吾父母之葬也業有銘獨吾繼母闕然聞法有追銘惟史氏銘助章天語毋受倍華子

其圖之余受狀讀其辭絕痛孺人楊氏沂州衛
籍楊太公欽女也初周孺人室於贈公三年舉
泰侯而病病久之輒請於舅姑卜求賢淑以自
代而聘孺人人謂周孺人達而遠必有後也比
周殁孺人入則閒靜有婦儀恒終日嘿坐無嬉
笑亦無跛踦妯娌皆嚴之當是時贈公家窶甚
析箸受童牛一覺驢一廐於詹孺人雪夜手飼
至皸瘃不言苦晝驅一犍犁從道上拾牛馬遺

手自匀薪以炊炊烟觸鼻睫涕洟垂垂下無𨂂
容贈公嗜古攻學以其學教授四方十九在外
埽則丹鉛一室早夜以𢦏忘其饑疲一切細瑣
俱委孺人孺人一身且織絍且井舂且指畫農
桑卒以寬贈公於學贈公遂成名儒然數奇累
黜場屋兩尊人春秋高矣脩脡之入僅足供甘
脆皆孺人手調進之而口所噉者糠覈菜根而
已初孺人之入也泰侯纔二齡孤雛哀哀贈公

念伯奇子騫之事爲擇保乳寄養於外家孺人
泣請迎抱以歸疴癢燥濕必摩必復聞夜半讀
書聲糜粥勞苦以爲常其後憐愛新婦亦如之
庚子泰侯舉於鄉孺人率子婦酹周孺人之主
曰徼天之靈幸以孺子立矣聞者皆嘆息泣下
所生子嗚世負才憂貧思棄去儒而用奇自振
孺人曰貧與儒自吾家之常憂何爲乎去何之
乎不如從兄下帷適也有女旣嫁將從姑徙淮

淮俗婦人多酒會孺人戒之曰婦不踰閾古之則也汝從淮吾不汝女他儀法訓誡多可傳孺人生嘉靖丁巳歿萬曆癸丑年五十八以歿之年十二月二十日祔贈公之兆男四人鳴梧鳴世鳴琚鳴漢鳴梧卽泰侯已未進士今官行人鳴琚鳴漢側任出獨鳴世自孺人出女二人贈公諱日乾歲貢士昌期讀狀而嘆曰夫後先之際人所難言也方周孺人求賢自代豈其必以

孩抱託之即贈公亦裴回却顧不敢付之所不
可知之人而孺人忘其爲何人子也鞠育教誨
及於成名而後告之逝者若踐要約然豈非盛
德至心哉周孺人之有後於宋也孺人之食報
於大行也皆天道也是宜銘銘曰　用婦代男
躬百瘁用母代母恩斯倍終食其福天語至示
世有辭信幽隧

明勑贈文林郎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

暨陽貢公暨配周孺人合葬墓誌銘

友人貢國祺以萬曆乙巳十二月癸亥葬其父暨陽公母周於龜山祖塋之次有形家來視之曰此吉壤也而未得穴移之數武厥後入昌卜如其說乃以辛亥之十二月癸亥即其地改葬公周祔焉葬未有銘國祺以屬昌期昌期曰諾時昌期與國祺偕公車既昌期守史館國祺數遺書徵前諾昌期曰子先君之志在子以子之

文必達需之天語且至天語至史作銘不尤張
乎及巳未國祺果成進士拜東陽令三年獲推
贈公如其官周爲孺人於是國祺自東陽廹徵
前諾銘不可已按狀貢之先大名蕭城人也宋
踝南徙於宜城勝國時有師元者仕江陰燬學
教授遂家焉六傳而爲山東按察司僉事諱安
甫舉弘治丙辰進士正德初爲南臺御史偕其
寮薄彦徽等疏斥璫瑾受杖削籍瑾起自罷忠

孝有聞是爲學靜先生學靜先生之季爲太學
諸生龍陽翁諱蕃龍陽翁之季爲公諱賦字明
善別號暨陽公少也穎故龍陽公發先世之書
授之而課以舉業甚勤其業俛就而龍陽翁憊
徭役念無所得代者遂縱令棄去儒公忼爽有
志略善劈劃其治家不苟屑而操其大御僮僕
以寬而能盡其力既已楮柱門戶而故產倍拓
龍陽翁曰是善幹吾蠱然公自念以世家子伏

抑隴齔其細已甚亦復何能齞齞效鄉里婦孺所爲故其疏財市義拯危賑乏日亟亟如饑渴人有券謁卒見頁如棄粃粺坦率開霽掇肺腑與人無纖毫覆藏亦不能藏人之愆意所不平雖親暱不假至刺刺面數之或乘酒嫚罵其人避席走不敢有反唇惟公生平無背憎人亦少怨里豪睍公產數起危事撼公飛鉗客網風波肆興公不爲動至於急兄之難盡力號呼如身

在湯火即挫産洗槖不悔矣龍陽公好飲飲客公亦好飲飲客客至呼酒子姓班側引觴滿酌頹然就醉迭起爲壽丈子兄弟之間或促數亂逖或嘯歌唱答而不失其度人謂貢氏世有酒德云公治生之暇得涉覽稗史於司馬氏通鑑則手披口誦不輟每詔國祺曰此仕學本領也晚節益白瀟灑蒔花種藥小築悠然邑宰聞而賢之賓以鄉飲酒之禮最後推　恩詔予爵一

級公逡巡弗應也天性孝友事嫡母趙如所自
出撫嫡兄之孤如已子王氏姑孀而貧迎養之
終其身尤留意於宗牒取宣城陽阡晉陵諸派
蔓失據者整齊其世次彙爲一編曰令後世子
孫無忘本支也孺人顧山周氏婉孌宜家其爲
庶子婦能孝于嫡姑爲嫡能慈其諸庶布裙蔬
食拮据生事卒起公家凡公所爲送往事居以
教以養皆孺人有勳焉公生以嘉靖乙未十月

丙申歿以萬曆乙巳三月辛巳孺人生以嘉靖
丁酉四月甲子以萬曆丁酉六月庚辰先公歿
當孺人之歿也不及見國祺之舉公見舉矣不
及見登第嗟乎此國祺之所以追慕悲咽不能
自解而必徵銘於史以托不朽者也吕期謂公
布衣名教陽秋在吻而要歸於長者使公在今
藉有封號以表率於鄉化其訛俗又獲推其子
之餘祿以須施其宗黨其行義更有足術而惜

乎其不逮也追爲之銘抑亦里人之思不獨塞
孝子之悲也已男子五人萬邦萬善萬象修齡
啓齡修齡卽國禎以萬程名萬曆癸卯舉鄉公
治命更今名試禮部萬曆已未進士今任東陽
縣知縣萬邦娶薛萬善娶葛萬象娶趙修齡娶
徐啓齡娶許女二一適周一適郁銘曰　嶽嶽
柱下邦之司直棄官便養孝思夔慄身歛道冲
其用弗克以畀孫子食舊之德爾位不登受其

屑亦傳德襲訓亦曰作式龜山之陽有墳其特
十稔而輿兆語不忒篆以識之來章疉錫

明故浙江金華府湯溪令秦君允言墓誌

銘

萬曆壬辰有詔選郡邑士旣稟之儁者入太學
而南中選號得人魁名翔出無錫秦允言選中
之儁也方其入太學而祭酒爲秀水馮開之先
生先生自負經生導師手筆點次遂成品目而

允言特見寵異先生又因允言得其仲允德文而大異之取謝句花蕚嚶鳴爲識而允言顧落落自守更都試不利意豁如也允德以庚子同余舉白下庚戌死公車允言嘆羽翼之差池而名場之悞人也遂棄公車不復理久之謁選得金華之湯溪令湯溪故瘠陋又連中祲民去爲盜竊不可窮允言首詰盜縛其魁而釋之使盡輸其主名而挾之以編搜諸竄盜悉平有大猾

而見法者某某久竄匿出入詭秘不可跡允言以計縛之郡司理入某某賄爲婉解允言若弗喻立眞之法以是失司理心而司理竟以他敗人是以多允言之執而前去令者没庫鏹至六千有竒允言不忍他坐又不欲顯斥其名則爲節縮他費積纖累寸以償其刻苦爲隱厚又如此允言令三年湯溪大治臺使者交薦至擬之治行異等而允言竟以勞瘁卒于官湯溪之民所

爲號哭也悲夫憶丙申丁酉之間余與允言遄館于涇里與今孝廉顧夾之講藝余每從夾之徵秦先生指授若何夾之曰秦先生不帖帖藝家言偶有意會微言提唱而已性樂酒德舉杯引滿且讀且嚼當藝戰之殷也與浹白汗交流恐不得當而秦先生寬止之曰且進酒余是以知允言凝神遠穆其中必有異者而人則謂允言頹然自放一切與世抹撥乃其試吏精心斂

辦即一時老吏遜以爲弗如至刻苦盡瘁以死
而後人知允言才守爲當世有用人使其早遇
合對策發科功名豈勝量哉允言名延默别號
念橋娶吳氏父邑諸生楷母史碩人男二重甲
重采女二婚姻皆士族允言生嘉靖辛酉卒萬
曆丙辰年五十六以丁巳十二月丙申葬于楊
灣之新阡而重甲次狀謁余銘銘曰　梁溪之
秦系自淮海端敏嗣興奕葉璨璀子與二仲妙

有才技酒鎗棋局跌宕文史子之折腰亦爲貧
使到官受事素餐潡耻櫛垢爬痒民曰樂只功
緒有聞祿乃止此不羸其躬後食其祉鑽石埋
辭告百千祀

明故溧水學訓導芝菴趙先生墓誌銘

先生趙氏諱樹恒字茂一别號芝菴趙之先出
宋宗室潞恭憲王元佐五傳而有朝請大夫士
鵬者出守江陰軍遂家江陰之砂山石橋里家

壠盧墓俱在砂山陰歷宋元以來無他徙子孫
多賢且貴其在祀典者宋則秘書發　明則孝
子鉉語具邑乘中孝子之六傳爲文學抱玄公
從洛則先生父也娶夏而生先生先生弱冠補
諸生連試督學開府皆第一方嘉靖末時文靡
爛先生獨以清新剪棹奪其曹一日名噪邑里
當是時砂山之趙宗方盛通朝籍者二人縫掖
數十人推先生爲後出之儁先生淸峭壁立有

神簡尚風節齒牙出入一宗以爲律令按察武選二公皆曰吾家名教屬阿恒擔去矣其推重如此已屢試京兆皆不利歸雖英華銷落而風格整峻如故邅延久之以歯貢謁選人得應天之溧水訓非其好也其甫至溧水而爲令者鄙意若以腐鼠相嚇先生曰一老廣文自敢齋前苜蓿有何佳味而謂我難割耶歸休矣會令以遷去而代者爲嘉興徐公一再見先生而心折

曰古人哉趙先生也願折節與先生交先生曰
老憊沓拖不能以骨體事明公請明公寬其禮
法而可徐公曰善暇則綸巾葛服提一榼扣齋
扉先生亦時出薇蕨佐以少炙兩人促膝娓娓
清言雅謔至夜闌不休然先生所言皆千古六
合絕不與邑事即語涉諸生不過稱引課業或
爲貧苦屈抑者道地而已亦絕不令其人知徐
公久而愈親之人謂徐公爲令賢有名其力能

致先生六館否亦百里者一日以廬江授徒郎徐公愕不知所自于是先生歸矣諸生設祖帳祖先生至數十里不絕有追隨抵家雪涕而別者人謂一時師儒令長學官弟子之相得前此未曾有也先生歸而闔門自老盡謝里巷酒食與一切郡邑交前後邑大夫慕先生名每歲以鄉飲禮賓先生先生弗應也先生性伉直面骨崚嶒口不藏人過意所非是義形于色在富貴

人坐中小不當意便拂衣起去咄咄不止尤不
與小人作緣小人望而走匿以不遇先生呵叱
爲幸嗚呼此豈逢世之人也哉然潔身修行五
十年讀書談道屢空晏如窮途薄宦不從里中
貴人乞一紙薦書其與徐公風塵遇合最稱知
巳先生曰吾不願受知巳恩嗚呼先生可謂介
性孤立嚼然不滓者矣錢太史受之爲孝廉時
過溧水遇彼中諸生道先生遺事受之曰先生

且死矣諸生聞者皆泣下卽日相率詣令請祀
先生學宫令新建徐公若谷因爲表章甚力會
學使者缺而徐公且應召去爲具草應祀者狀
數千言今尚有待云先生居家孝友節縮已養
養其伯氏至篤老羸恭病寢劇治二木以其一
待兄猶强起視匠事曰不幸先兄蓐螻蟻吾不
忍此三尺之題付之不知何人之手也羽翼宗
人奬其少儁而繩其不率嘗先生在其見繩者

不無徼反辱比歿而盡族哀之曰天乎何奪我趙氏干城也嗚呼先生自有本根與世之溪刻爲名附外薄内者爲敵可以風矣先生卒以萬曆丁未共生爲嘉靖庚子年六十八始娶于花饒婦德先先生十八年歿有四女無子晚納劉氏妾舉一子名煇祖聘貢文學隆祐女先生歿時煇祖纔四歲已失母劉矣先生托孤于貢而以少貲產屬之花孺人四女者一適吳一適貢

一適蔣一適繆劉復有一女適貢先生殁三年
而一子者復以瞽廢諸壻謀于其伯氏以今年
辛亥之二月甲申日挈遺孤葬先生于砂山祖
塋之東而徙花孺人兆合焉劉亦得祔女之適
繆者卽余從子尊貞婦尊貞以贅壻受先生托
與貢共撫其孤及是手趙之宗賢纍𤍠狀來問
銘嗚呼余先人辱交于先生先生以爾汝視余
余戇少諧獨先生以爲可有眼前不平事以告

先生先生或唾或罵或泣或笑先生死里中無可語者矣然則銘先生者必昌期也先生志也

銘曰　生也逢曰徐公死也逢曰徐公嘉興引手遭徂克新建秉筆事從容徐公徐公兩不終侂絕一綫奇孤童朦朦在錮命奇窮我欲問天無所從泣而書石告幽宮已乎先生竟何逢蒼松白石伴清風

故太學生程君公甫墓誌銘

自余守諸生而休寧程生廷灝與其從兄弟暨從子數輩來問業余舍不能容至別䟽舍以居逾三載而後其羣從各散去獨灝之相依如故余問問灝以若之家事紛若翁亦漸老何以脫然無内顧憂灝對曰有伯氏在大人委家秉授之一切治辦縱灝輩使學于四方以灝得事先生幸甚遺書戒勿歸也一日而其家人以急告曰程之祖墓爲里狙所誣䜉且搆飛語聞于有

司事岌岌矣生告歸越數月而灝復至余謂此
事了矣灝曰未了也有伯氏在曰彼曲我直吾
能据義爭之何與若事而僕僕癈業爲余因竊
嘆程伯子之賢且才也遺其父以安也就其弟
于學也易曰子克家伯子之謂乎又從容語灝
兄弟均勞義也長者勞而少者佚可乎灝感余
言再理裝歸後五年其事始白而生亦不能數
來遊矣余旣第守燕中一日灝忽至余喜欲狂

而察其色憯甚再拜起曰茲來非以問業也爲伯氏問不朽也伯氏死矣而又以溺死先生知其人于十年之前而天之報之于十年之後如此奇酷吾父以下迫欲死訃得小㣲地上者地中片石耳惟先生憐之余既不忍拂灝而又不能爲新都之文辭以光程氏乘且奈何姑按狀書之程之先自晉新安守元譚公始也凡若干傳而爲處士公某則君祖也父光祿公某娶于

棊而生君君名廷溥字公甫弱冠補郡諸生游
太學挫南北試者久之而君志彌勵下帷攻苦
冀得一雋以娛老親而里狙之難作矣其業再
殖再落俱以家紛故項歲以光祿公命有事廬
江自眞州逆江流而上抵江浦而颶風作檣倒
舟覆一舟人皆溺從僕中有遇救得免者馳報
南都諸家人在南者急來搆君屍三日夜始得
君之子允棻奔自錢塘視其顏若生乃含而殮

焉訃聞新都其父母哭之曰吾無以佚老矣諸弟哭之曰吾無所禀成矣宗黨哭之曰𤼵者孤者貧乏者誰爲䘏矣環里巷哭之曰急莫告矣紛莫解矣嗟乎伯子之爲伯子可知也彼非獨克家也竟其才志足爲世緩急焉以一縫掖死即死耳死而死于波濤天可問耶君生嘉靖丙寅歿萬曆癸丑年止四十八配王氏生一子允棻娶于吳允棻奉其喪之錢塘復自錢塘歸葬

于某縣某山之某原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爾祥步緩視而卒以溺死若或使雖則溺死
弔者如市脫魚腹返平陸封馬鬣卜兆協我識
爾宮爾後其隆

明故夏室屈孺人墓誌銘

孺人屈氏郡諸生夏孟睿妻也父曰蛟祖曰泰
曾祖曰霖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官刑部員外
郎霖兄震蒙其外氏陶以字廷威行陶廷威舉

弘治六年進士官南京戶部主事邑人猶稱之
曰大小屈兄弟俱以清勤死官下其子孫不能
名一環夏之先歷有聞從壽與廷威同進士舉
積官至御史中丞餘乙科居令守不絕至嘉靖
之末而夏宗亦替于是姁氏申辭曰兩姓舊德
耦俱兆與屈女所以歸夏也舅曰禮疇翁姁曰
蔣媼居貧相攻苦爲生而自孟脣見頡則縱令
游學膏火楮筆悉仰給于耕紝孺人十八入門

班諸婦晝夜作井臼之間機杼札札矣問衣佐

餕必服必嘗翁媼曰是善事我于是孟膂得一

意讀名翔起開弟子講席者二十年束脩所入

市少甘鮮以進翁媼孺人則萊羙一盂練布裙

一幅葢恬安之孟膂數從外偕文士來孺人前

釀醴作虀料虀腊以待呼酒炙酒炙連屬俱美

好猝不知其爲貧家釁下之跡去客數武簾屏

肅然乜之捸于釜者其聲微君子以爲謹孟膂

旣五困棘闈頽然沓拖有自憐之色孺人譬解之曰數也奕冑高門愈下不極不通何必予身矣姑教兒自孺人歸四十餘年孟睿素業不加龐然屢更儉歲衆大小猶接食平居烘煖卽其家亦自忘貧乏一婚一嫁營兩喪戉長覆短卒使無見綻裂皆孺人勞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日以疾終壽止六十自孺人歿而孟睿悲思不已倣古人悼亡之篇作五歌繆氏覽之曰夫

姊之情止諸禮義如安仁留眄于翰墨文通佇
望于月華盛年之思亦半爲情溺耳若夫青衫
白髮荼蓼備嘗而早有鹿車牛衣之感晚無司
隸京兆之遇凡屬有心何能遣此君子所以愈
增伉儷之重者也孟睿名九思一子貢球邑諸
生一女嫁繆維楨後其殁之三年萬曆戊午十
一月之壬寅葬後河之新阡昌期出自夏母黨
之戚兄孟睿而嫂孺人少與孟睿同學出入較

菀必俱知其家熟役固無辭而先世與屈兩公中表故敘其家世爲稍詳銘曰　噫孺人四十年勞薪一簪不著身生世不諧嫁士人東家之子流珠瓔西家有媼困陳陳一日而死委黃麋羞璧布幣我不銘爲爾君子揚爾芬爾祖之祀莫或承原本書之存其名噫孺人死則羸

明故邑諸生陶季公暨配何孺人合葬墓誌銘

龜山之東麓盡而平疇接有方塘者三泓渟湛
瀯可灌可漁前貢士陶先生元之居在焉先生
學行有聞里人即其居稱之曰三塘先生晩歲
以明經上公車竟死于道有子三人皆以諸生
世其業長公光祚早當戸年六十餘考終次公
應科今八十二矣步履飲啖猶如五六十人獨
季公光憲以孤童起年止踰艾後十八年而其
子舜選始克奉公與公配何孺人之柩合窆于

龜山之祖塋其可哀也已公七歲喪母趙九歲而先生之喪自外至伏地嗚嗚泣見者慘動後母潘憐而撫之稍長漸露頭角孺人之父何翁者以為快壻也收之家塾公是以讀書知進取十七補諸生益自矜奮當是時公猶室于何也念母潘遂以孺人來歸居宅之丙舍且讀且治生孺人十指佐之備極纖苦久之漸有產殖則有隨其伯仲出支徭賦入應賓客公私百需不

以孤露之餘自解免既屢擯有司終不廢讀課
彝選亦早成諸生曰小子勉之夫先貢士之業
而大家之志可弗寃乎大家者先生之母貢也
戶部郎之女御史之姊寔門授經于先生故云
公居恒以不得事先生爲恨歲時伏臘孺人潔
饔饋而公薦之嗚嗚泣不收初母潘之撫公也
如已出公事之如所出母病亟則孺人手調湯
藥浣腧厠及殮送皆如禮可謂一德相輔若矣

昌期念吾祖東渠府君妻祖戒菴李府君與三
塘先生石交三家遞爲婚媾吾世母及外姑皆
公姊也妻公女甥也昌期爲童子見公兄弟來
吾家公年少丰容吾世父靜思公以姊夫自老
秉酒驕穉之公不可咄咄以去去而再見款如
初長過外家則見外舅復菴公與公兄弟飲觥
籌徹宵且外舅于公不自老公亦温克自持當
其坐間長公嶽嶽次公斐斐或相觸相左讙誶

[illegible]公毅與笑語錯而公顏唐玉山强沃之則亦
多沃而顧其咄咄之氣時發于諸甥記妻兄李
貫之小兒拂公盛怒貫之脫幘伏地以請不得
解必外舅杖而解之其舅體之嚴如此嗟乎此
前輩風流而今不可見矣公病且華聞昌期舉
于鄉覩外舅而笑曰若壻舉乎使鬼而有知吾
行見東渠翁舉手賀也昌期感其意不能忘茲
之葬也李貫之曰子爲銘昌期曰諾乃受舜選

狀而因裴徊追想其父兄之間三家往來栝酒之懽歌哭之變太息而書之公字弘周自號繼塘殁于萬曆庚子年五十三孺人殁于萬曆丁巳年六十九子男二舜選舜揚葬以萬曆戊午某月某日銘曰　三塘之水泚且碧代有儒者飲其澤少也青青擬曷奕年至慮耗老縫掖卜世而興視厥積吏氏纂辭授鐫石以其耦俱責黝宅

明故邑諸生徐望叔暨配顧孺人合葬墓

誌銘

嗚呼望叔之歿于今八年矣而余以膠庠舊游兒女姻私執筆而銘其墓石望叔少有丰儀善記誦下筆奕奕清舉年十七補諸生已通春秋胡氏學兼熟三傳故縣令詔安胡公試而賞之極見寵異明年以高等試南闈胡公賦寶駿篇以贈矜誦一時父太學君念望叔才美不可不

輔以學聞虞山有邵墟蓮先生者以春秋開講
席爲具羔雁縱使游焉邵先生見其文則又大
賞授以春秋秘指于是虞山顧太學者有愛女
行覓快壻得望叔而婚之是爲顧孺人當是時
兩姓之黨目屬望叔謂一第可掇取也而望叔
益自喜折節讀書有司之試多在顏行其後再
試南闈再失利而太學老矣望叔始以季子與
家政公私旁午望叔攢眉應之遂不獲一意讀

而太學歿母氏繼之荼苦之餘咄咄不自得則頻呼酒酒不可止而病亦不可起矣惜乎望叔之才而不究也望叔諱儒偉字望叔父諱衍宗衍宗之父治治之父鄉貢士經經以上皆有門第所謂梧塍之徐為江陰望者也母無錫浦氏春坊贊善應麒之女肅有風範末年盡斥其贍田聲珥大營徐氏祠堂規制甚敞曰先夫志也君子以為達望叔昔在行輩當其少年循循無

跳達之色顧孺人禀教于姑儀法甚謹凡望叔
所致于親以養以葬教誨其子皆孺人黽勉輔
之孺人父爲太學諸生燁太父憲副炳也望叔
年四十八卒萬曆四十年六月三日孺人年五
十六卒萬曆四十六年七月六日男四人自興
自隆自芳自達女五人嫁繆純白黃毓祺王功
薛蘭徵張孟勳純白孚子也自興等今卜以萬
曆某年某月某日葬砂山之祖塋而孺人祔先

期具狀來謁余銘余悲夫望叔之有雋才不自
宨至于顛躓瘝寀以死意欲稍張之以應銘法
不可得則連系其世望之高推其父母之隱操
而特書之使徐氏之後知有望叔者猶不失爲
前人之佳子弟原本其可尋也已銘曰　嗟夫
人之若頴卒以顦顇也豈受命之不猶抑舊德
之敝也匪其敝也必有藏也荆門之藏孝廉之
題前史煌煌銘詩尚垂我用故事辭而埋之匪

夫人之私惟舊之思

明布衣虞江錢翁墓誌銘

友人錢文光博雅尚氣誼游吾黨蔚有時名曩歲顧朗仲來拉予同訪文光飲酒談藝至丙夜始別朗仲因以識虞江翁歸而謂余曰不特其子才也入其家僮僕稚子皆有自得之意其翁殆有道者歟吾請得歲與翁游矣竟不及歲而翁死于是朗仲許立傳而予爲之誌其幽翁諱

崇理字汝法別號虞江常熟鹿苑里人也父為
敬嘿公言母朱氏其先世自千一公遞傳至敬
嘿公有子四人翁居長以產落無所容而贅于
吾里徐氏遂稱吾里人翁自十六歲遇倭猝被
虜浮海去會我舟師及之大戰翁蕩入水抱舵
而呼自稱常熟男子倭就擒躍起得不死上幕
府遣歸蓋天幸也亡何脫身來游徐氏婦翁筠
溪毋事取衷于翁而翁一以隱厚調劑其間多

所補救然翁自以感婦翁知不忍倍耳實無所與他事于是里人多翁長者翁性本温澹匿身農圃間久之有宅一區粗避風雨有田百畝粗給饘粥宅旁更拓隙地雜種名花珍果嘉蔬其中周遭藩以榆柳竹篠之屬翁如也家不蓄園丁晨起自擔水秉鉏且剔且灌搰搰然忘其疲病卒以爲常又好客客有叩其園扉者則放鉏弛擔肅衣冠長揖而進客客亦不能遽舍翁翁

列其班坐啜茗良久稍出蔬果享客如朱李甘瓜與葵筍之品不外取而辦閒過高朋雅侶不恒至者爲擊鮮烹雞以佐之人頗樂其眞率焉又好飲時提壺樹下熟酒自斟歌呼嗚嗚頹唐之態可掬也賓至輒飲觴數頻行半醒半醒不知客之別去矣蓋公以園來客爲客設酒爲酒涉園以園供客終其身寄趣於三者然園日治客日進酒日傾而翁之生事日蕭疏矣翁有二

子伯曰文謨仲即文光文謨讀書不成夭死文光爲諸生名最著而久不第束脩之入不足以饒翁麴蘖需翁以是不能無憂生之感遂淩尋及病病且殆而猶不廢客與園止却酒不飲而已其去鹿苑而來游徐也念其父母春秋高偏處數里外而仲季早死叔氏又最弱每東望齧指出血曰爲人兄不能侍養至依孺子宇下謂他人父母乃不如無生每數日挈壺漿一省覲

僕僕不休父歿則迎養其母手調飲食進匕筯先後兩喪窀穸之事備極艱辛不以累弱弟至所遺財產悉推予叔氏後叔氏以逋賦庾死翁𠤎匍收葬之哭極哀己卯翼其二子夷于巳子噫是可以觀翁至性矣然則予所重翁豈以杯鐺徵逐之好風景流連之會哉翁卒以萬曆戊申得壽六十六葬以明年二月辛卯墓在酒岡西原蓋先世廬墓畢在望焉是翁丘首之志也

銘曰 吾聞不死大難應有後祿公前不死卒也不祿以爲天不可信爰卜其宅負乾而抱巽兆曰昌爾後筮亦値之天風姤其繇曰含章有隕自天然則天耶

墓表

明故福建汀州府知府畏喦張公暨配吳

安人合葬墓表

張伯子葬其父太守畏喦公母吳安人於歙山

之新阡旣請銘于司封氏安先生矣而復屬不佞表其封以不佞辱公布衣交繼以婚姻知公夫婦間最滚也公通籍二十年仕宦至二千石非有治行異等之蹟與危苦奇男子之槩傾動人耳目搢紳先生遠者罕能舉其名近者知其樸直無他腸而已若公生平居官節惠居家孝友與其儷一心爲德于宗黨閭崙朝紳不知而井里知之抑亦有弗及知者則何可無表又何

可無不佞表也當公十一歲而喪贈公已能號泣擗踊如禮人謂張童孝子矣是時張氏業大旁落嫡母馮太安人與母陳太安人提幼孤一室相呴宗人眈眈肆齮齕幾不能全產乃屏去嬉游日夜自課讀安人年十六來歸即日夜績而佐讀篝燈熒熒咿吾與機杼聲相雜且泣且勞以爲恒如是攻苦者十餘年而始一補諸生公所爲應制業無他奇要以據經守傳舂容條

暢而止以是不能詭時趣落落諸生中然公私
心自憙以爲中雋之技豁如也又十年以萬曆
之乙酉薦應天明年丙戌遂成進士甫釋褐急
請歸則以念馮太安人篤老故公起孤童暴貴
錦還之日一市喧趨而公嗛嗛猶寒儉色遭廻
里中者久之始謁選得定興令定興三輔地權
璫貴戚鱗次窟其中使者冠蓋旁午驛騷甚公
至一切裁抑先是驛騎無所出强責之民間民

不堪累公出羨鏹市馬而專以課鈔克努業費並領于縣官定與民大蘇公之力也有戚畹橫甚奪民居後其人以没庫金長繫公判還其居別鬻以償官戚畹目攝公月陰伺公間竟不得而公亦以側請得改教授雲間矣雲間固才藪公至兼以文行相提衡一時知名輩獎掖爲多今吳大行伯玉謂予言張先生不唯教士且養士又護士也其得士心如此久之轉南國子博

士尋丁馮太安人艱服闋入補國子博士擢刑
部雲南司主事時去公登第已十四年所矣主
事三年持平詳讞多所湔洗秩滿得贈封父母
如秩尋遷湖廣司員外郎進郎中而公又復念
陳太安人不自禁兩假使事歸省尚書意不懌
曰郎欲卧里中遷耶葢公性寬仁目見輦轂下
寃獄如織每獄具輒爲平反一切從末減例常
抱牘而爭尚書前不爲沮以是積尚書疑非獨

以假差故也乍何竟中考功法鐫二秩調矣公之中考功法也先擢汀州守抵汀州之二月而報至時公已病痰暈扶病歸里病益痼卒以不起未踰年吳安人亦繼之年皆不及下壽而令陳太安人哭子婦也可哀也已公禀意疎簡在貴游中偃仰自如衝口無所擇故終其身掩抑于官謍而孝悌長者之稱在里中當公之赴應天試也不能治裝遍走貸數家莫爲應者則頎

問館糈以行而館人難其色强應之公猶割半以留馮太安人炊也母子相向雪涙而別既第人人以爲孝感云蓋公以落魄諸生連掇南宮第樂稱公者推以爲純孝隱德之報舉種種鬼神徵現事伸其說即袁儀卿氏亦傳疑云可弗表表其信者繆子曰自衣冠之行薄而閭閻亦化之江邑陋故多先民之風焉吾猶及公第傴僂而入里門也馬僕服御居舍無改觀也田疇

不驟拓漸稍拓而不逾中人也置産必倍其直課佃不羸其額也忘大郄酬小德也月俸歲入盡推與其族屬共也內外姻黨十數家待而以聘以帰以窆也貧落故人子問遺不絕貸而無所償者不問也數者其猶有厚道也公固性安之而吳安人猶力贊其決元氣在公門矣今士論之所少公者唯治辦才而市見之見至以安人過施于損公槖意嘻公鈍則有之使公而犀

利壯往各能其官盛作氣勢掠脂膏以潤妻孥
而炊烟不通于同氣安人者亦復曳金鳴玉都
然自封而反唇相稽于室豈復有士品婦質哉
不佞前感公門盛德事故以女妻公之仲子薦
而兹墓道之石亦不敢以賤劣辭使後之君子
往來斯丘者有所風焉公諱令聞字叔闇畏碞
其別號

故淮府左長史進階朝列大夫左泉何公

墓表

萬曆癸卯淮長史致仕左泉何公以老壽卒于家越十五年丁巳十一月始克葬于覆釜山之阡其季子泓自爲述屬錢史志而史期表期之悉公也不如錢徵志而後知公有文武策畧試吏見効論天下大事至今可採行然則公雖困于資格鈍置以老抑亦有能自出者矣是可表公名鈁字子宜别號左泉海虞之横瀝人也父

鄉薦公塋母周氏公少有大志十七補諸生挈
其弟鑛遍叅吳下之名宿經學之外頗好讀史
以自廣會倭難起海上西走毘陵以其間謁唐
應德先生而問以世務先生反覆倭變一事始
末且頓足起曰嗟乎天下事皆若此矣公領之
歸而適有睥睨之役以一晝夜竣版築者數尋
城賴以完又稍用鄉什伍法遇倭于村獲三級
倭遁一縣壯之是秋遂舉應天嘉靖之乙卯也

公㬎舉不第公車之間陰求天下豪傑如汝南劉黃裳海鹽王文祿輩深相結納萬曆之甲戌弟鑛第公始謁選得浙東之平陽令平陽東並海南枕江與閩接而西連括土瘠不治而歲輸轉入于永嘉及蒲門所二倉涉江踰嶺民甚苦之炎亭朱明二山者禦倭要害處也舊無寨壘以時置廠廠不敵嵐雨戍之疫者過半公至爲之議墾墾田萬畝議折折運千五百石議䌫

籍二石堡軍民大悅而又搜隱田之界于閩者隱籍之詭于竄者得田七萬畆籍數千戸又倣常平法備荒一支之贖鍰歲積穀以萬計民饑發廩所全活以數萬計毎使者慮囚屬視爰書輕重平反者以千計而公所爲壯決果任卒貽平陽百世利者則壓浦祿之役平陽之江南有大溪焉實受三十六源之水灌江東西田而閩山之鹵與海嚙不勝鹵蝕而海鹹北注于溪田

爲鹵公行求宋嘉定間舊碌趾復築之佐碌以
料佐料以槎八月而工成費止四千有竒是役
也起瘠田四十餘萬亂廢田稱是當是時江陵
柄國以考成法討吏吏廩廩憂不及而公課首
應格再課再最僊遷南京錦衣衛經歷萶乙科
格云公抵南猶思以職事自見念康蘄公開屯
田功力請于兵曹復其從戶矦江淮衛與江浦
縣鬨公以一單騎往事立定縣公習掌故曉機

宜不屑以散曹爲解亡何竟以淮長史拂衣矣嗟乎此非格困公也江陵何嘗不破藩籬招天下健異御史曹郎之選往往以乙科闌入而不出其門者葢罕公庚辰入計有請爲公道地于江陵者公不可公不可而失御史曹郎豈足恨哉葢公自少持議論喜風節友趙汝師先生而以不得終事唐先生爲恨其赴平陽過瑞安卓公敬祠下竒黑虎事問所爲寶香山者而望祭

焉歆獻不能已嗟乎公嚮如此即一日為御史曹郎又豈能破面呈身而奪其所不可固不如為格坐廢佚老田間公廢得廢所矣乙酉水田議起徐尚寶貞明假御史節行畿南得以便宜論薦趙先生移書公若能强起佐尚寶籌乎公報曰不能而獨次第萬餘言謂國家兵屯鹽漕四大政皆表裏水田田邊地之法四田内地之法四田畿南之法三指畫條貫鑿鑿可行後水

田議竟格而尚賓東身歸公之歸田也曰蔚一樓盡繙全史而摘其肯窾與世務會者授季子泓泓所以其學顯乃爲之拾遺餙采使公必傳者如所述云然吾聞之公用世不盡酬退而用之于家尤折節爲恭儉是故人以其長者而掩豪傑名夫公眞豪傑所以不失長者哉何氏子孫必有以功名顯當世者存公之醇而息之可也

故太學生環浦張君暨配瞿孺人合葬墓

表

君張姓諱紹慶字繼之別號環浦張氏自君之

曾祖建寧守𡼖巖公以牧伯大吏退老虞山頗

出其餘策講樂志之業子孫修而息之至今詩

書堂構甲于里中幾百年矣其賢者雍容衿裾

蔚有門風次不失勤儉守家然未有折節工制

科言尋復建寧公趾者則惟君弱冠以儒士第

一人應纔闈試張宗目屬焉至比之鳳毛翠羽
而君益矜奮盡發先世所藏書讀之偕二三儕
偶結社于廻塘之別墅筆槍墨瀋與花陰竹篠
相掩映于簾扉間甚適也然君數奇更六試皆
詘最後徙太學又詘而以哭其父淳齋翁一疾
不起年止四十九張宗哀之哀孝子也其先君
卒之五年配瞿孺人卒宗人亦哀之哀孝婦勞
婦也君卒之又四年萬曆丁巳其孤國爇國鼎

諆葬君夫婦于北山之原請一言表厥隧期徵
狀而後知君孝謹大節事父淳齋翁毋顧太君
色養婉至每自傷不致榮華咄咄懷趙景眞之
恨故父歿而君從之自君見寵有司得盡寛其
宗人之徑而尤時訟其抑苦旣事解亦弗居也
瞿孺人者以潔旨佐君孝以推燥佐君膝以機
杼佐君伊吾以管鑰佐君筆札殆所謂一德伉
儷者乎夫君子之表墓表其墓中之人卓犖有

奇者也有奇矣彼自足休明一世抑何用表爲
張君生長膏華能屏去耳目之好而俯首一經
以就有司之尺幅力憊而年不逢亦天也刑於
寡妻以順父母以洽宗黨張氏之門戸隱然寄
於一青衿者三十年而不名其勞其猶庠序之
風出入不悖有根底者哉嗟乎君老諸生何能
爲奇亦何能飛脛走趯挑達城闕以市爲奇吾
見市爲奇者多矣如君之無奇也法當表爲約

撮其概授二子鑱諸石

故光祿丞敬一程翁墓表

休寧程翁諱事心字養之別號敬一以太學諸生久次當得官不屑就而援選人例授光祿寺署丞以冠服歸遂稱光祿丞云翁子廷灝寻門人也諆葬翁而先期纂翁事狀謁李本寧先生銘而余表余慨然曰此固嶶之隱德樹義長者而表又何辭盎廷灝游吾門二十餘年其從兄

太學廷藩從子孝廉近信輩供來游時時道其家庭間事余故稔知翁廷灝之言曰吾父弱冠游太學有雋聲念大父之瘁于家也舍去學代操家秉意不屑屑牙籌課僮奴數十人行賈四方指畫意授各盡其材槖中裝贏于曩時矣終不私一錢養送之餘頒施于中外宗黨必推大父之意行之性伉直不以言色假人居身矜重至老無惰容訓勑子孫必依于禮法廷藩之言

曰寛藩等于衿裾者叔父哉叔父之于吾父也無别財凡送往事居公私之役叔父不讓費也凡拓宅舍求墓田之事叔父不居便也叔父之視藩等猶灝等也近信之言曰吾叔祖程宗之廣厦也五服之内待而衣食婚嫁殯葬者不勝舉也見宗人有不幸者斷斷露牙頰退而護持之矣毋顧謂信等曰吾家自晉元潭公而下代有顯人至今芳于之族兩貢于鄉而不獲成進

士若等勉之近信奉而銘諸心記程氏諸子言如是後客自休寧來者舉以質之皆曰信然且曰程翁非獨庇其家族也環翁之居無所不需潤歲大饑米價騰踊翁大出囷廩而平其糶又設糜以接饑者全活人無算里人有株訟而長吏不能平者得翁片言立解程翁鄉之長者也余曰然則程翁果長者也夫嶺地隘人稠仰機利于四方父子燕越游而兄弟秦楚客保救賙

賓之法不行于閭黨勢也其豪者盛飭冠劒貢琛執帛以游大人之門而吹烟不通于同氣南阡北陌有老死不識其處與人者以視程翁親親長長以收其族以拯濟其鄉何厚薄懸哉夫使一邑之中得如程翁者數輩爲鄉三老以存其舊族風示子弟鍥薄譎僞之習其亦可以少衰止也已會予守館下而同年休寧令入計京師遂以程翁之行告曰是嘗旌令曰微子言吾

徵其人足旌也令抵邑而翁前已捐館矣悲夫

夫章善詔俗守令事也昭闡示來史氏職也是

故余從廷灝之請特揭而書之使歸而勒諸墓